棠梨花开报春来

陆向荣

一月风来，花木盛开。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香，尽管我们不一定感知，但是不管我们是否闻到，那山野的花朵都在用自己独有的芬芳，氤氲着这春天里万紫千红的美。

棠梨花正是这样。

棠梨花开报春来，棠梨花是早春的信使。

在故乡，棠梨树总是长在最偏僻、最贫瘠、最荒芜的山头或是田边地角。寒冷的冬天里，棠梨树都在盘桓，矮小丛生的身躯让你并不容易注意到它们。但是一到春天，突然，你就会发现原本荒凉的山野中爆出了大团大团的洁白的云。

棠梨花的开放，令人猝不及防，因为，除了它，漫山遍野的林木依旧是一片萧瑟的基调。水，依然冰凉；风，依然料峭。而棠梨花，率先复苏了。开始是一朵，两朵，从棠梨树铁一般冷峻的枝干上钻出来。不出三两日，花儿就像相约来村里赶集似的，后脚跟着前脚，整丛整丛竞相怒放了。远远望去，大团大团雪白的树冠，那就是一丛丛灿烂的花树。棠梨花群落分散，山脚、山腰、山顶都有它们的影子，它们组成了一个大家族，彼此遥相呼应。一团团气势宏大、姿容华丽的棠梨花冠，炸响了无声的惊雷，照亮故乡的山坡。

山野的花，总是矜持一些，不过分张扬，这是野生的风格。野花总归是野花，比起人工培育的花儿，它们稍显单薄。近观棠梨花，才能发现，它原来是靠数量得势。棠梨花的花瓣很小，很细碎，整朵花也就指甲盖大小。花朵疏疏朗朗，并非簇拥成团。光看远景，可能会误以为它的花枝是花团锦簇的。但是，它的每根枝条，都绽放出来了，一枝也不落下。一朵花，不起眼；成千上万朵，气势就出来了。靠着数量众多，棠梨花聚集起了华丽的气势。

“棠梨花，煎粑粑……”熟悉的童谣中，是对幼年时光的无限怀想。那时，故乡山寨里家家户户都缺粮，棠梨花开的季节成为故乡彝人“丰衣足食”的日子，每当春雨飘洒过后，花瓣里的尘灰被雨水洗刷一清，母亲就把棠梨花采摘回家，先洗一遍，把棠梨花放在大锅里煮透，捞到小竹箩里沥尽水，再用清水泡上两三天，用韭菜素炒或者调入鸡蛋煎炸，其口味花香浓郁，口感温和，爽口下饭。要吃棠梨花粑粑，要先把它捣碎了，和上面粉，在锅里用油煎熟，味道香脆可口。如今在巍山古城的许多饭店里，就有棠梨花炒腊肉这道菜，据说还有清肺、止咳、润喉的功效，价格不菲，而一年一度的巍山小吃节上，那些棠梨花粑粑也深受都市食客的青睐。

由于远离了山野与村庄，现代的好多人都分不清棠梨和梨树的区别。其实棠梨就是嫁接梨树的砧木，它的树叶和花朵都和梨树都很相似，但棠梨树浑身长满了尖刺，同时它的果实比梨要小得多，棠梨果长大后呈黑色，只有手指头那么大，虽然也可以吃，但口感不好。记得小时候上山放牛时就经常摘棠梨果吃，酸涩中带着此香甜，或许，那就是童年的味道吧。

棠梨花的花事特别短暂，半个来月，花期就到了尾声。碧绿的叶芽吐了出来。不几天，花朵渐趋凋零，绿叶迅速喧宾夺主。棠梨花主宰了春天华丽的开局，抛砖引玉，此后，各种玲珑满目的山花席卷而来，乡村迎来最艳丽多姿的场面。春天彻底统治了天下，冬寒早已销声匿迹。

棠梨树重又归于平静，重新归隐到绿树丛中，不动声色，不问衰荣。

春到山村 李武华 摄

乡愁大理

冬日花开暖小城

刘冬

寒冬薄雾，青烟袅起，虽说是寒冷深冬，而古城断无北方冬天之萧索淡然，“隆冬到来时，百花即已绝”的景象也未曾见，相反地，各种花儿不知不觉于冬日里悄然开放。

人们习惯了梅傲霜雪的坚韧，却似乎对日日生活的古城里那些静静绽放的花儿少了些关注的目光，早已把冬日花开为小城增色当作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，颇有离得最近却越未发现其美的些许意味，于我看来，这是因为小城里的花儿一年四季时时陪伴人们，人们与花为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固然不会特别留意。

冬月里的小城依旧那么静美，相比轰轰烈烈的夏之炎烈，我更倾心冬日小城里的各种花儿。岁末新年，那一株株淡紫色的春花便最先在路边街角开了，五片素雅宁然的紫色花瓣巧妙地围成一圈，中有微细鹅黄花蕊，间杂白色花粉，柔绿茎叶上的细软绒毛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透亮。接着呀，那一株株虎头兰便沁出了香味，平时静然安放在某个隅落，随着午日的风吹，一阵香气不觉飘散开来，当鼻子与香气相遇时，人们急着寻找香源于何处，刚刚循去，香气便消散单薄了，只等下一阵风再送至。降温几天后，天气回暖，天又洗练得那般蓝澈无垠，抬起头，眯上眼，一心想亲吻那朵白玉兰的轻柔，爱花心切，只可远观不舍亵玩，于是细细揣摩那糯白花瓣的典雅柔美，想尽千言万语诉之而不可得，好在玉兰也懂得人们心思，间或纷零几片花瓣，落一地，白甚霜。赫黑的枝干，梅朵繁星点点般依偎于上，婀娜纽缦的枝干上花朵凛然开放，红似火，白如雪，傲然矍立着等待人们欣赏叹赞，只是在古城，没有踏雪寻梅，也见不着千里冰川上红梅独开，梅花并非如在北方遗世独立般尊贵，反而与众花一同绽放而显得寻常普通了。接着杜鹃花也展开了容颜，山野之上灌木丛中，总会看见玫红、白紫的野杜鹃满遍山谷，火红火红的映山红繁茂艳丽，然而在古城，杜鹃花褪去了子规哀鸣啼血的悲戚，在街边的绿化带或家中的花盆里烂漫开放，把大山深处的朴实厚重蕴于花瓣，绮丽多姿，喧腾热闹，在外游子每当这个时节偶见到盛开的杜鹃花，大多会想起家乡，颇有当年李白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又见杜鹃花”的思乡之味。继等立春前后，山茶花纷纷绽放，红粉花朵或半开或微合，或单瓣或叠层，朵朵娇美惹人怜爱。山茶种类繁多，作为传统花木之一，古城里的人们但凡家中有个小院，总会在天井中植有品类不一、花色各态的几株：汉红菊瓣“恨天高”花色绯红有白边，复瓣重重，久开不凋，甚为美丽，堪称大理茶花八大名品之一；银红菊瓣“童子面”粉白中透嫩红，花姿端秀，花色娇嫩；九芯十八瓣“狮子头”花色鲜红，更有“玛瑙紫袍”“松子鳞”“一念红”等不同品种的茶花竞相争开，倘若没有早晚冷、中午热的温差之别，和着绿林青叶，你压根感受不到这竟是深冬时节的景象。相较之北方寒冬的灰白色调，小城冬天的颜色是那般明艳，天空湛蓝、淡云柔白、草色微黄、树叶浓绿、花色娇美，烤着暖和的太阳翻栽院中的几盆小花，边赏边思，跷起二郎腿呷一口烤茶，睡在一旁的家猫慵懒地眯着眼，随人们一起静看人世流年……

花与人共生，生活与四时之景物相融。巍山古城是一座“活着的古城”，柴米油盐、市井杂俗、家长里短的乡梓嬉趣升起袅袅人间烟火，花，自然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一物。冬日花开，其存在价值绝非仅限观赏，它们不单从视觉上丰富着色彩、从情感上温暖着心灵，还从药物价值上补给着身体。山茶花止血消肿、金银花清热解毒、玉兰花祛风通窍……待到花开凋败，人们把干净的花瓣拾捡晒干，充分吸吮阳光的能量寓给，待需要时取出泡水服用，也有人把梅花桃瓣捣粉后混合蜂蜜作为上乘的美容护肤品，将素馨花薰衣草等制成枕头助眠安神。

四时之景不同，四季之物亦各有所用，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冬日花开，不计名贵，不问因由，皆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小城的花儿，总是最懂心，因此也最动情，总能让人们在这旧岁寒冬、荒寂萧寥时节与澄澈的蓝天、微黄的落叶一道以温暖和乐慰藉着众生，使寒冬不冷，心暖和乐。

古诗词角

沁园春·苍山颂

张世杰

巍巍点苍，壮怀瑰丽，气象万千。望夫云腴上，百花齐放；清溪潺潺，清爽脆甘。佳木葱茏，翠竹生辉，走兽飞禽戏云间。君点赞，享天赐恩宠，地赋诗情。

苍天眷顾大理，憾君天命壮志难酬，企益友助推，筑梦南疆；天道酬勤，破釜沉舟。时光逼人，时不我待，撸袖搏击长空。辟蹊径，驾云鹤缆车，一马当先。

诗三首

马忠信

咏梅

零落万般尽寂寥，摇窗新蕾弄寒梢。
天真浑不识机巧，唤醒春风一任凋。

苍山雪松

依岩附壁吐芳华，雪貌风姿景色佳。
不逐百花邀宠幸，立身高远伴云霞。

元宵夜吟

夜色阑珊睡意迟，上元灯火惹相思。
千般变化云如梦，几度亏盈月若诗。

“彩焕南云”元宵夜

杨源忠

“彩焕南云”元宵夜，长龙飞舞滚圈圆。
灯笼璀璨街不寐，“鼓楼”凌空霓虹高。
歌舞升平弦箫起，地戏清音热舞翩。
盛世上元祥和日，万家灯火兆丰年。

春

张树宏

（一）

溪边杨柳吐新枝，浴雨黄莺理羽仪。
华堂老翁怡自得，欣同儿女议农时。

（二）

燕子春归回故院，盘旋几绕找陈梁。
泥墙草顶屋无影，却见高楼釉面房。

登苍山西坡大花园

杨汉斌

胜日兼悠闲，相邀逐流云。
却登西坡上，杜鹃花满园。
园广不可测，山花燃自天。
极目迢递处，漫漫披霞帔。
千株万株树，迤逦到眼前。
曲者如盘虬，直者张伞盖。
矮者如弯腰，高者可参天。
粗枝吐盛艳，老树开新蕊。
大者硕如碗，小者亦如杯。
大小皆朱红，时值正当开。
花开少枝叶，花落满尘埃。
尘埃无土色，积落委芳菲。
游人多驻足，去去又流连。
欲看东坡境，需登苍山巅。
东坡苍洱秀，夫复不再言。
西坡之壮丽，亦复不输春。

春天的樱花

羊瑞林

小城的樱花有两种：一种是冬樱，在冬天开放；一种是春樱，在春天怒放。

去年的冬天，我在小城，亲眼见到了冬樱不畏寒冷，迎着冬天的脚步，在寒风中开得如火如荼。我很感慨：春天里才百花盛开，她倒好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冬来报。

冬天的身影匆匆隐去，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。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，不经意间柳树已穿上了嫩黄的春装，而春樱却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了。我去散步，常看到鹤阳西路、双龙路、白马路、谷山路的人行道上的春樱绽放得那么热烈，那么灿烂。小区花园里的春樱也开得好漂亮啊，她毫不羞涩，很大方，也很大气，像一位站在T台上的艳丽女郎，吸引着观众的眼球。

我在春樱树下尽情地欣赏，那一枝枝，一串串，一团团，一簇簇的樱花，她色似桃花，却艳过桃花；花瓣也大过桃花，花朵也大过桃花。桃花和她相比，她是大家闺秀，而桃花只能是小家碧玉了。

我在金沙江边时，最爱的花是攀枝花。她也在初春里开放。也开得很大气，也开得很美丽。可她太高大了，太傲气了，只能仰视、远观。偶尔有一朵两朵掉在你面前，捡起来看看，可是谢了的了，不鲜也不艳了。而小城行道树里的樱花，却近在咫尺。你可近距离欣赏她的艳丽，凑近鼻子，嗅嗅她的芳香。

我初到小城，就爱上了这里的樱花。先是冬樱，再是春樱。她们像一对孪生姐妹，美丽着小城的冬天与春天。有她们的陪伴，我的心也春光明媚了。

放牧心灵

范茂华

喜欢安静，是因为学会了倾听，安静中聆听自然的声音，聆听花开的美妙，醉心自然，随意而思，随情而感。

并不是喜欢文字的人，才渴望心灵的安静，喧闹红尘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块净地，安放我们的灵魂。

让心皈依的可能是一个庭院，可能是心中的桃花源，可以让心自由驰骋，天马行空，但也许桃花源本不存在，窗外车水马龙，只能在心中修篱种菊，营造放牧心灵的境界。

生活的阡陌，岁月的田埂，有收获的欢欣，也有失落的颓丧，总有太多羁绊，烦忧缠绕心头，有时沉闷压得无法呼吸，又无处可逃。朋友说不如糊涂，让心去远行，因为心可以无远不止，远方有诗有风景。

糊涂也难，真正的糊涂应该是超越愚钝，超越小聪明的大智若愚，如我这样简单何以做到糊涂呢，只有假装糊涂了吧。

其实心归属的，心皈依的，不一定是那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，可能就是装满人间烟火，日思夜想的故乡，那里盛满宁静温暖的情思，可以让心靠岸。

今日回到故乡，回到绿荫满满，幽香盈盈的院子，似乎真是心灵的放牧，安静闲适也是一种享受，心静如水，如枝枝兰花悠然自闲，宁静秀雅的花开满园，春虎兰，春兰，春雪素，沉醉其中不能自拔，让心畅快自由的驰骋花香中吧，快乐着此时的快乐，一切世事繁杂都与我无关，静听花开，沐浴淡淡的清香中，心安如兰。

这个周末，默然的陪伴，若陪伴是温情的告白，让我尽一份久违的孝心，了却心头遥远的牵挂。

早晨听着轻快悦耳的鸟鸣醒来，声音很多很美，叽叽喳喳，咕咕，公鸡的报晓，犬吠，各种声音清晰的交织着，宁静又喧嚣，乡村的早晨如诗丰满美丽，在这个清新的早晨，在安静的小院里，倏然又感觉到是一次心灵的放牧，灵魂的出走。

在这诗一样的境界里，心满满的是幸福感。母亲总是很早，已在厨房忙碌，缕缕香味飘来，溢满亲情的暖。回到父母身边，我永远是孩子，享受无尽的恩宠，心瞬间暖化了，柔情肆意。吃着可口的早点，品一段静好时光，岁月如诗，时光安好。唯愿父母永远不老，永远这样健康快乐。

我慢慢品味此时如兰一样的心情，愿时光慢些再慢些，让心停留在美得醉人的巅峰上，在温情里放牧，在美好里感化。

小说连载

野鸡坪的狐狸 ㊿一

杨保中

它方才张开成一字形的翅膀，如今收缩到身体的两侧，成了典型的V字形。空气和金雕硬羽的摩擦声，像金属片在空气中振动，尖锐刺耳。那是重物从高空坠落的极快速的状态，俏狐狸甚至闻到一股空气与金雕羽毛摩擦产生的焦煳味儿，金雕在对付稍大的肉食动物时，才使用这般可怕的撒手锏——子弹般射向猎物，再用倒钩状的利爪，戳穿猎物的脑盖骨，瞬间置猎物于死地。

俏狐狸拼命地逃跑，却想不起往那个方向跑。一般情况下，狐狸们都有一套自卫措施，沿着自己熟悉的猎食路线一路前行，一路的它们都把野兔们遗弃的废洞扩充改造，成为临时的避难所。所谓狡兔三穴，野兔多的是洞穴，那么比它更狡猾的狐狸的藏身之所也多得是。今天俏狐狸却仅仅想随意走走，根本没想到被金雕突袭——身怀六甲后白尾巴不要它出猎了，安全对于母狐狸来说是第一位的，然而，憋坏了的俏狐狸却很想散散心。

一只怀孕的母狐狸，弄不清楚自己为何有如此怪异的举动。

平时白尾巴都处处让着它，比如，很开心地和白尾巴嬉戏突然间便翻脸了，张嘴便向它咬去……这一切白尾巴都隐忍了。这几天随着俏狐狸的乳头由奶白色变为肉红色，乳头肿胀与内心的激变，令它不时又兴奋又紧张，于是便有不时地拔腿往草甸深处走的冲动。白尾巴怕得不得了，哪容俏狐狸自由放任？俏狐狸却是被白尾巴宠坏了，张嘴又来一通乱咬，咬得白尾巴再不敢公然跟踪。这不，给金雕钻空子了。

早就打狐狸夫妻主意的金雕，终于找到机会了，更何况它们与俏狐狸有世仇！

俏狐狸无路可逃，既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，因为是随意出来蹓跶的，一路上都没有可藏身的被改造过的野兔洞。俏狐狸都跑得昏昏然了，它没有明天了，黑暗适时地将它纳入了怀抱……在通常的情况下，狐狸们还有自救的一招，那就是突然刹住脚步，就地打滚然后往回逃，俯冲的金雕会因为速度过快根本刹不住身子，要不扑了一个空，要不狠狠撞向地面折断翅膀遭受重创。但是，俏狐狸不敢使出这护身法宝，它的宝宝就要诞生了，哪受得了妈妈快速跑之后的刹车？那好比一个高速晃荡的袋子突然停下，袋子里的宝宝们都被“抛”到地上了——猛然受力，母狐狸会突然小产，等待它的只有母子俱亡的可怕下场。

哀哀然，惶惶然，茫然而逃的俏狐狸根本不晓得如何是好。

23. 碰到野兔绒毛却咬不到身子

“嗷——”

突然，俏狐狸听到了老狐狸愤然的咆哮声。

被俏狐狸拒绝的白尾巴，其实并不远离它的爱妻，至少离倍受关注的母狐狸并不远。俏狐狸顿时喜盈眉梢，它的速度放慢下来了，提到嗓子眼的心跳慢下来了，也应和着高叫一声：

“嗷——”

它向金雕发出警告，“收起你的算盘吧，小心我们两狐狸把你撕成碎片！”

金雕恼怒于到嘴的肥肉飞了，它也在天空中高声叫啸：

“呜——嗷——”

“呜——嗷——”

它大声詈骂——我早将你收入囊中了，小心吧，后面那家伙根本救不了你！ （未完待续）